

张之象《楚范》题解

陈 炜 舜

张之象(1507-1587),字玄超,号月麓,又号王屋。华亭人。《重修华亭县志》称其少颖异,博纵群籍,诗文高绝,由国学谒选。嘉靖间,时宰欲其撰青词以进,拒不应。就浙江按察司知事,以吏隐自命。因故劾归,益务撰著。晚居细林山,卒年八十一^①。《明史》谓张之象与同里何良俊、徐献忠、董宜阳友善,并有声^②。茅坤云:“君少负隼材,好读古先秦以来百家之书,颇自喜,间著词赋诗歌,则又多仿汉、魏、晋、宋,下及唐开元、天宝、大历、建中以来词人之旨而揣摩之,而无不得其似。”^③可知张氏论文大抵承七子之绪,以师古为宗。

张氏著述,有《太史史例》、《盐铁论注》、《楚范》、《楚骚绮语》、《古诗类苑》、《唐诗类苑》、《唐雅》、《彤管新编》等传世。又《重修华亭县志·艺文志》著录有《楚范》、《楚语》(按:当即《楚骚绮语》)、《楚林》、《楚翼》、《诗学指南》^④,至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,则仅存前二者。《楚林》、《楚翼》今虽不见,观其名似为绍骚文集。《楚辞著作提要》中,毛庆先生谓《楚骚绮语》将楚辞中大致同类的词语汇集到一起,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^⑤,所论甚是。至于《楚范》,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谓其论楚骚体裁及造句用韵遗宗诸义,盖专论《楚辞》修辞书,以为拟作法式者。《楚辞著作提要》胪列《浙江采集书目总录》及《四库提要》之相关论述,作为附录系于《楚骚绮语》提要之下^⑥。

《楚范》六卷,饶宗颐《楚辞书录》著为明高濂刊本,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^⑦。姜亮夫《楚辞书目五种》从之^⑧。《四库全书》虽存其目,然《四库全书存

①(清)杨开第修、姚光发等纂:《重修华亭县志》(台北:成文出版社据光绪四年(1878)刊本影印,1970年初版),页1084。

②(清)张廷玉主编:《明史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7年版),页7365。

③(明)茅坤:《楚范序》,《茅坤集》(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3年初版),页447。

④(清)杨开第修、姚光发等纂:《重修华亭县志》,页1492至1493。

⑤见潘啸龙、毛庆主编:《楚辞著作提要》(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3年初版),页62至63。

⑥同上,页62至63。

⑦饶宗颐:《楚辞书录》(香港:苏记书庄,1956年版),页16。

⑧姜亮夫编:《楚辞书目五种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版),页352。

目丛书》未收。据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》及朱易安《中国诗学史·明代卷》所附明诗话书目,饶氏著录之本现藏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。此殆海内外唯一之公立机构藏本。全书一函三册,册一为卷一(廿五叶)、二(卅四叶),册二为卷三(十七叶)、四(廿七叶),册三为卷五(十叶)、六(卅八叶)。乌丝栏,版心标“楚范”字面及卷、页数。每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。无序跋,各卷首页题为“云间张之象玄超撰,虎林高濂士深校刻”。卷六末题为“天目山人陈晓订正”。每册首尾处除中科院图书馆印外,皆钤有“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”,知此书乃日人在华时搜购而来,后为中科院所接收。总览全书,并未列出刊行年份。然据《茅坤集》所收《楚范序》,此书为张氏晚年归隐时作(后详)。而《华亭县志》将《楚范》、《楚语》、《楚林》、《楚翼》并称,知此四书乃张氏之楚辞研究系列,刊行年代当甚接近。观《楚骚绮语》原刊于万历五年(1577),由凌迪知收编入《文林绮绣》,时张之象年七十,正值晚岁隐居之时。如是将《楚范》原刊年代定于万历初叶,庶无大误。全书共分十二编,详细目次如下:

卷之一 辨体第一、解题第二、发端第三

卷之二 造句第四、丽辞第五

卷之三 协韵第六

卷之四 用韵第七

卷之五 更韵第八、连文第九、叠字第十

卷之六 助语第十一、馀音第十二

中科院藏本虽无序跋,然浙江古籍出版社标点《茅坤集》收有《楚范序》一篇,颇便学者理解此书的写作过程。茅序指出,张之象少时与何良俊、徐献忠等人相倡和,“当其宴歌游览,情兴所适,辄分曹而赋,相与比音节、刻字句,抉肠剡肾,以极骚人之变”^①。张氏为文好拟古,这种“比音节、刻字句”式的创作方法,是日后撰写《楚范》的远因。其后,何良俊等人并举进士,而张之象依然困顿山林。晚岁虽以赏补浙江按察司知事,不久即因故劾归。仕途的失意,令张之象对《楚辞》体会愈深:

《楚范》者,君亦自悲才废,当其数手《天问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、《九歌》诸什而读,读而唏嘘呜咽不自己;遂以累笺简端,为之论次者。若此,亦贾谊出长沙所为投书以吊湘水,而因以见其微者也^②。

可见《楚范》乃其晚年归隐时作,论析《楚辞》有抒发哀愤之意。尽管张之象与他人穷愁注《骚》不同,他的楚辞研究是从修辞学入手,专论体裁、造句、用韵诸端,而不及于义理,但茅坤强调:“后之读是编者,抑可以吊君,而并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,盖在此而不在彼也已!”^③

唐代以降,如皎然《诗式》等讨论诗歌体裁、造句、用韵的著作不绝如缕,

①②③(明)茅坤:《楚范序》,《茅坤集》,页447至448。

但大都着眼于近体诗、古风及乐府,骚体因非主流体裁而无所留意。四库馆臣称《楚范》一书“割裂《楚词》之文,分标格目,以为拟作之法”^①,虽语带贬损,但《楚范》作为一部系统性析论楚辞修辞学之著作的事实,却难以否认。张之象正是通过这种“分标格目”的方法,较详细而完备地分析了楚辞的语言特点。

《楚范》“割裂”了哪些《楚辞》篇章,书中并未专门说明;然据《解题第二》所录,知有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、《九辩》、二《招》、《惜誓》、《吊屈原》、《哀时命》、《招隐士》、《七谏》、《九怀》、《九叹》、《九思》诸篇,综合了王逸《章句》与朱子《集注》选收的作品^②。解题大抵遵循王逸,然于《大招》、《惜誓》的作者问题,则折衷于朱子之说^③。

作为楚辞学史上较早的修辞学著作,《楚范》一书甚具特色,现分而论之。《辨体第一》涵盖了写作方法与句式正变两个问题。朱子以赋、比、兴分析《离骚》,张之象更将其法细分为“赋体”、“赋而比体”、“比体”、“比而又比体”、“比而赋体”、“兴体”及“兴而比体”七种,并分别举例为证。句式方面,将楚辞分长、中、短、散四种句式。长句以《离骚》、《惜诵》等为正体,《离骚》之乱、《涉江》等为变;中句以《涉江》之乱、《橘颂》等为正体,以《天问》、二《招》等为变;短句以《九歌》为正体,以《九怀》之乱等为变;散句以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为变体。对于骚体的文句,《造句第四》以字数为单位,以“兮”字为眼目,分为两个大类。第一大类的文句,“兮”字居句中间,张氏以之为终点,一共归结出三十六种句式。从“上一下一”式(块兮轧)、“上一下二”式(眇兮杳杳)、“上二下二”(吉日兮辰良)一直到“上九下六”式(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顗颔亦何伤),应有尽有。第二类文句,或“兮”、“些”、“只”、“乎”字居句末,或全无此等感叹词。张氏归结出“三字句”(分流汨兮)、“四字句”(浩浩沅湘兮)、“五字句”(知死不可让兮)、“上四下三”(长瀨湍流、汨江潭兮)、“上四中五下五”(雕题黑齿、得人肉以祀、以其骨为醢些)、上八下四(何环穿自闾社丘、爰出子文)等三十二种句式。每一式下皆尽量蒐罗例句,除可令读者一目了然,更能进而统计这些句式在楚辞中出现的频率。而楚辞中“短句中间以长句”(如《湘君》“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间”)、“长句中间以短句”(如《涉江》“步余马兮山皋,邸余车兮方林”)、“句意相袭”(如二《湘》“采芳洲兮杜若”及“搴汀洲兮杜若”)、以及“一篇中一句两见”(如《离骚》“纷总总其离合兮”、《招隐士》“攀援桂枝兮聊淹留”)等情况,《楚范》也作出了较准确的统计。复次,楚辞作为辞赋之祖,对于后世骈体文的影响

①(清)永瑢主编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初版,页1802。

②见(明)张之象:《楚范》卷一,页6a至11b。

③同上,页8b及页9a。

也很深远。《丽辞第五》穷蒐了楚辞作品中的对偶句达一百三十五组,令学者对楚骚文字中的骈俪情况有了准确的了解。

张氏在《楚骚绮语》中将大量词语分门别类,而《楚范》则有三编专论连文(及连绵词)、叠字及助语的用法。《连文第九》归纳了“一句中两用连文”、“四句中累用连文”、“七句中累用连文”三种情况。《叠字第十》归纳了“一句中两用叠字”、“二句中三用叠字”、“二句中四用叠字”、“十八句中叠用叠字”、“颠倒用叠字”、“连文与叠字并用”、“连文与叠字错用”七种情况。《助语第十一》则罗致了“之”、“于”、“於”、“而”、“以”、“其”、“夫”、“乎”等七十一个不同的助语。这些都颇能体现楚辞的语言特点。

许多楚辞作品中都出现过乐章转变的情形,如乱词、少歌等皆是。张之象继承王逸之论,将之通称为“馀音”:

馀音之体,有乱、有少歌、有倡、有重、有诎、有叹。乱者理也,所以发理词指,总撮其行要也。少歌者,小吟讴谣以乐志也。倡者,起唱发声,造新曲也。重者,愤懣未尽,复陈词也。诎者,告也,即乱辞也。叹者,伤也,息也,伤念其君,叹息无已也。^①

在《馀音第十二》中,张氏将这些“馀音”的内容汇聚在一起,以便读者分析之用。

楚辞声韵学方面,《用韵第七》归纳出“二句每句用韵”、“三句每句用韵”、“四句每句用韵”、“五句每句用韵”、“六句每句用韵”、“七句每句用韵”“四句三用韵”、“五句四用韵”、“六句三用韵”、“六句四用韵”、“六句五用韵”、“七句五用韵”、“七句六用韵”、“八句四用韵”、“兮字用韵”、“之字用韵”、“些字用韵”、“哉字用韵”、“焉字用韵”、“乎字用韵”、“也字用韵”、“散句用韵”、“隔句用韵”、“交错用韵”、“叠字用韵”、“一字连用为韵”、“一字叠见为韵”等二十七种情况,使人得以了解楚辞韵式的变化多端。《更韵第八》则云:“一篇之内,韵之更否不齐;一韵之中,句之多寡不一。错综变化,本无定体,在知者意悟尔。”^②由于骚体创作并无近体诗般严密的格式,用韵相当自由。不过,张之象也较仔细地分析了楚辞诸篇更韵情况,如谓《九歌》:

短句如《九歌》诸篇,或二三句为一韵,或四五句为一韵,或六七八句为一韵,惟《国殇》更韵最多,《东皇太乙》自首至尾不更他韵,全篇十五句为一韵,皆阳韵也。^③

所论非常细致。《国殇》频更韵,《东皇太乙》不更韵,殆非偶然:大概前者为了表达战争的激烈惨酷,后者为了体现至上神的庄严肃穆。张之象虽道出了事

①见(明)张之象:《楚范》,卷六,页34a至34b。

②同上,卷五,页2b。

③同上,页2a。

实,却并未进一步尝试解释所以然,甚为遗憾。

然而,《楚范》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现分而论之:

一、编次不当——《解题第二》罗列的诸篇作品之序,主要谈及了创作背景与动机,与楚辞修辞学的关联却非直接,实在无须专设一编。又如“辨体第一”包含了写作方法(赋、比、兴体)与句式正变(长、中、短、散句)两部分,一为创作手段,一为创作形式,二者虽各有其“体”,却不宜混为一谈。《造句第四》应专论各句字数多寡,“句意相袭”、“一篇中一句两见”等情况可分编论之。

二、自乱体例——《辨体第一》以《九歌》为短句正体,《九怀》之乱为短句变体。盖以《九歌》惯见的“上三下二”式为正,“上三下三”为变。然《国殇》全篇皆为“上三下三”式,句式与《九怀》之乱并无大的不同。又,“魂兮归来、东方不可以托些”一句,《楚范》归为“上四下六”式^①。然前文所举“眇兮杳杳”与“魂兮归来”无甚差异,却归为“上一下二”式。此外,《助语第十二》将“遭”、“汨”、“迷”等字归为助语^②,也是不相宜的。

三、仍主协韵——张之象认为:“楚辞皆用古韵,不知古韵者率难诵读,须从古韵以转声求之。”又推崇杨慎的声韵学。自宋代至明中期,学者主张临时更改读音以求文从字协、唇吻流便,诚然昧于“时有古今,地有南北,字有更革、音有转移”的现实。因此,《楚范》侈谈协韵,于楚辞音韵学之新见却少(不过,此编虽云中只是“姑录此数十则”例句,实际却达一百四十四则之多,尚可使读者全面了解古今字音不协的韵例)。

四、讹误时见——如“沅”作“沉”^③、“汨”作“利”^④、“代”作“伐”^⑤、“齋”作“齐”等。又如“去君之恒干”一句“去君”二字颠倒^⑥,这些讹误甚或影响论述,如《造句第四》以“块鞠兮当道宿”为“上二下三”句式,然此句实当作“块兮鞠、当道宿”^⑦。

《楚范》付梓后,陈深《批点本楚辞章句》、冯绍祖刊《观妙斋楚辞章句》的集评皆有参用其说之处。四库馆臣将之收入存目,讥云:

屈、宋所作,上接风人之遗,而下开百代之词、赋,性情所造,音律自生,所谓文成而法立者也。之象乃摘其某章某句,多立门类,限为定法,如词曲家之有工尺,以是拟《骚》,宁止相去九牛毛乎^⑧?

①见(明)张之象:《楚范》,卷二,页13b。

②同上,卷六,页31a至32b。

③同上,卷二,页2a。

④同上,页5b。

⑤⑥同上,页14。

⑦同上,卷二,页1b。

⑧(清)永瑢主编: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页1802。

书讯:历代书画史汇考

编著者:刘敦,精装 16 开,716 页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出版,定价:95.00 元,ISBN: 7-5013-2812-9/K.1211

本书原为线装蓝丝栏稿本,一函四册,为《历代书史汇考》与《历代画史汇考》合函。内收民国以前五千余名历代书画家小传,以书画齐名者则在《历代书史汇考》其人名下标注“参看画史条”。还需提请使用者注意的是,《历代书史汇考》卷端下题有“附金石篆刻家人名”,实缺;书史二十四画“灵”部下两条标有“参看画史条”,而画史无“灵”部。可知此稿本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甚至是鲜为人知的史料,但就整体而言,尚欠完备。

本书原署民国二十五年(1936)青田刘敦编,编者生平不详。今据国家图书馆藏编者原稿本影印,书稿字体隽秀,赏心悦目。为方便读者查阅,此次出版还编有《姓氏首字笔画检字》,是提供给中国书画史研究者、中国书画爱好者、收藏者的又一部参考工具书。

馆臣认为文生于情,文成而法立,所言颇是。观明中叶直至清初,师古文风盛行,七子流亚所模拟者除《楚辞》之外,几乎遍及各代作品之典范。以汉魏古诗为例,其作者亦未尝究心音韵,然后人作古诗则刻意避免律句,此亦注重声韵修辞之一端。张之象身处此世,汲汲以拟古为事,且撰写《楚范》、《楚骚绮语》等书以资参考,良有以也。然忽略此书的创作背景,仅就内容而责其作者重法轻情,则似欠公允。《楚范》一书,利弊两见,然不失为楚辞修辞学著作之嚆矢。故毛庆先生在《楚辞学著作提要》中认为“就供今天研究者之参考而言,该书亦有一定价值”,是很中肯的意见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台湾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系